



# 巴色會來華宣教第三人 — 韋永福牧師

歷史小品

本會歷史研究員 | 梁翠華姊妹

巴色會 1847 年差派韓山明和黎力基來中國傳道，二人作為崇真會的開基牧者，生平與來華經歷吸引學者注意。在有心人的推動、贊助，以及周天和牧師的不辭勞苦下，香港崇真會先後在 2007 年和 2012 年出版《韓山明 — 瑞典第一位前往中國的宣教士》和《曠野一孤雁：黎力基傳》中文譯本，使巴色會在中國創立初期的事蹟得以廣泛流傳。不過，韓牧在 1854 年辭世、黎牧又於 1858 年回歐洲後，獨力留守香港客家教會的韋永福牧師，其生平事蹟卻甚少流傳後世。我在巴塞爾尋找資料期間，發現一份由韋牧家族後人提供的短文，使我對這位名不經傳，但默默貢獻的巴色會來華的第三人加深認識。<sup>1</sup> 根據這篇文章和其他過去收集的資料，整理出以下有關韋牧的生平事蹟。



韋永福牧師 (Philipp Winnes, 1824–1874) 出生於 Stafford，位於現今德國巴登 - 符騰堡州北部的古老村落。他的父親是一個虔誠的農民，對十三個子女的教育和信仰生命非常關心重視。韋牧是長子，自小需要下田工作和在森林中幹活，幫助家庭生計。由於天性大膽愛冒險，他常常領著村落其他孩子犯險，曾不下數次受傷，令父母憂心傷痛。可是，不管是體罰或說道理，都未能改變少年韋牧的反叛思想。在他十六歲離開家鄉，進入 Karlsruhe 教師學院後，儘管他的學習成績表現優異，信仰生命卻每況愈下。直到 1842 年他畢業後在 Spöck 任職助教，當地信仰復興運動才引導韋牧真正悔改重生，並立志獻身成為傳教士。不過，由



於父母的反對，韋牧在六年後（1848 年）才如願入讀巴色神學院。他的勤奮好學、過人精力與專注委身獲得差會領導讚許，因此，當中國工場要求差派更多傳教士的時候，便不作他人想。韋永福在 1852 年 1 月 4 日在海德堡被按立為牧師，差派往中國傳道。

韋牧在倫敦登船，經過 110 天航程於 1852 年 5 月 15 日抵達香港，在碼頭迎接他的的是黎力基牧師。他在香港努力學習客家話，飲食衣著都和中國人看齊，準備以自己在教育的資歷來服事中國人。可是，韋牧的宣教道路剛剛起步，就幾乎因巴色會調整宣教策略而被調離中國。當時由於郭實臘與福漢會紛爭，韓牧

<sup>1</sup> 巴色會檔案館，韋永福宣教士個人檔案，Ralf and Renate Winnes，“Johann Philipp Winnes – Der Dritte China-Missionar der Basler Mission”，June 1986。



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未見起色、黎力基牧師在鹽灶也多次受挫，差會對中國事工信心大失，在1852年12月來信要求三位宣教士檢討在華宣教的未來發展，並建議改派新來的韋永福去印度工場。幸好三位宣教士不畏艱難，同心合意堅持留在中國，並集中在客家群體傳教。韓山明牧師在回信給差會時特別指出，韋牧本身認定自己是蒙召在中國傳教；韋牧的頭髮和眼珠顏色都和中國人相近，更加適合進入內陸；同時韋牧的教育才能也對未來宣教非常重要。

巴色會三名宣教士決定把工作遷入當時清政府嚴禁外國人踏足的內陸，韋牧首個傳教工場位於香港以北五十公里的東湖。他一邊學習中文，一邊傳道，生活條件艱苦不在話下，還要面對盜賊和熱病之苦。同時，他也要支援在布吉工作的韓牧夫婦，有一次為了防範強盜來犯，韋牧連續七天協助韓牧徹夜持槍防守。最終，韓牧在1853年底領著快臨盤的妻子退回香港，由韋牧和黎牧留守布吉約五十人的教會。他們的勞苦沒有白費，不久便有七個中國人受洗加入教會，包括兩個曾作強盜的人。

隨著韓牧不幸於1854年5月英年早逝，韋牧、黎牧結束了東湖工作，全力發展在布吉及李朗的福音工作。不

過，1856年中英兩國再起衝突，兩廣總督葉名琛懸紅追捕境內洋人，每顆人頭賞酬三十元。黎牧當時剛好在香港工作，韋永福卻來不及離開，與禮賢會羅存德牧師一起被困於布吉教堂。深夜有村民持槍強闖他們身處的房間，羅存德從十多呎屋頂躍下逃到河畔，躲在水深及肩的蘆葦叢三小時方脫險。飽受威嚇的韋牧，只能不斷禱告，終於在本地信徒的調解下暫保性命，翌日強盜要求他付出1,400元贖金才能離開，幾經交涉才減至240元。不過，事情發展峰迴路轉，黎牧帶同港督指派的八十名英軍在第三天趕到布吉，營救韋牧脫離險境。耿直的韋牧本可揚長而去，卻因重視基督徒守信精神而堅持付出全數贖金才離開，他的行動令英軍頗為不滿。究竟是韋牧為人嚴謹和重視誠信，抑或他要保留日後重返工場的機會，就不得而知。

巴色會在華事工被逼撤出內陸後，韋牧和黎牧只能留守香港，黎牧在聖公會差會的聖保羅書院任教，並在倫敦傳道會教堂為客家人主持主日崇拜。而韋牧則帶同大部分來自李朗的學生在筲箕灣租屋居住，繼續執教，學生當中包括1863年留學瑞士的陳明秀。多年後，他在見證中提過這位嚴肅的韋牧師：

「雖然他們（宣教士）穿着中國人服裝，我仍然很害怕他們，特別是韋永福牧師，他嚴厲的臉孔嚇怕了我，所有男孩子都敬畏他。因此當我們需要重做功課，我們會因太害怕而寫不出一個字來。有人建議我們飲一些蜜糖水或飲大量的水去舒緩害怕，卻沒有太大幫助，直至我們對老師有較大信任。一般來說，在學校並不危險，只要做齊功課，一切都很好。可以說，我對韋永福牧師早期的懼怕，隨著年日過去，已經變成孩子對父母般的信任。……我們被告知要前往香港，交由以前的韋永福老師監督學習。韋永福在學科中取消了英語課程，好使我們不會受到試探，前往英語教堂崇拜，正如一位偷走的同學曾經做過的。……韋永福把我介紹給 Martig<sup>2</sup>，並說我有機會前往巴塞爾，這令我內心重新燃點起成為宣教士的想法，在 Martig 到埗不久，韋永福便前往長樂，學校的領導由 Martig 負責。」

<sup>2</sup> 馬迪 (Christian Martig)，瑞士人，巴色會第四位中國宣教士，於1859年5月抵港，因身體感染神經性疾病，無法開展工作，終於在1862年回國。



黎力基牧師在 1858 年回歐洲述職，直至 1861 年 4 月才領著續弦妻子回港。而新來的宣教士 Martig，一直因病無法工作，因此巴色會在 1858 年至 1861 年的福音工作，只能由韋牧和華人助手承擔。韋牧在 1858 年底局勢稍緩，曾短暫返李朗探訪當地信徒。他欣慰地發現當地信徒熱烈歡迎他的歸來，其中一位老信徒扶著拐杖艱難地來迎接他，眼眶含淚握著韋牧的手，歡喜地喊道：「我的牧者！我的牧者！」不過，要待北京條約在 1860 年簽訂，韋牧才能重新進入內陸工作。在此之前，韋牧以香港為基地，教書、牧會和在各處街頭佈道。在這段時間，韋永福完成一件意義重大的工作，當時身在歐洲的黎牧成功說服差會在香港建立一個永久的住所，韋牧便在 1860 年 12 月致函香港政府，請求批出土地作為巴色會在香港的永久物業，作為學校、教堂和宣教士休養居所。<sup>3</sup> 他指出巴色會所牧養的客家人是其他基督教差會所忽略的族群，當時巴色會已經培養出好些歸信

基督教的家庭，他們將可繼續把福音傳予其他鄉里。同時，巴色會計劃開展一直為人忽視的女童教育，藉此也惠及在港的英國子民。當時香港政府正有心發展女童教育，韋牧的請求旋即獲得批准，輔政司孖沙在 1861 年 3 月 5 日去信告知韋牧，將會免費提供一幅土地予巴色會。翌年 7 月，位於西營盤的新房子落成，巴色會開展香港的客家教會揭開新一章。黎牧夫婦在差會大樓內開辦一家女子寄宿學校，為客家女孩提供基督教教育，並為中國信徒建立基督化家庭作預備。

韋永福在黎牧回港後，便再次進入內地，由於布吉村民態度冷淡，韋牧改以李朗為新據點辦學宣教。相比商業和農家出身的韓牧和黎牧，韋永福擁有的教育專業才能，更能協助巴色會在客人群體開展福音工作。他在李朗所建立的學校，為巴色會培訓不少出色的牧師傳道，是南華地區公認的神學培訓名校。他親自培養的學生陳明秀，在 1863 年被送去巴塞爾神學院受訓，相比 1909

“  
.....

他在香港努力學習客家話，飲食衣著都和中國人看齊，準備以自己在教育的資歷來服事中國人。可是，韋牧的宣教道路剛剛起步，就幾乎因巴色會調整宣教策略而被調離中國。

.....在 1852 年 12 月來信要求三位宣教士檢討在華宣教的未來發展，並建議改派新來的韋永福去印度工場。幸好三位宣教士不畏艱難，同心合意堅持留在中國，並集中在客人群體傳教。

韓山明牧師在回信給差會時特別指出，韋牧本身認定自己是蒙召在中國傳教；韋牧的頭髮和眼珠顏色都和中國人相近，更加適合進入內陸；同時韋牧的教育才能也對未來宣教非常重要。」

”

<sup>3</sup> BMA A-01-04 ( 1861 ) , 01. 韋永福致函香港政府，1860 年 12 月 18 日。

“

.....

1867 年，李朗教會曾寫信給巴色差會指出：

「韋牧師之病非己招來，實因訓余等積成，況伊教學有方，訓會內及會外人有智，唐話唐書精通，俗情人心熟悉，甚至水土慣飲，聖會兄弟皆望其病早好愈來，其來誠有益與聖會。」

”

年第一批以庚子賠款放洋留學的中國學生早上四十年。陳明秀在瑞士畢業後，以宣教士身份差派回中國服事，終生留在巴色會工作。除他以外，另一個學生江發年 (Kong Fatlin) 也在 1865 年由韋牧親自送去瑞士接受神學教育。韋牧的讀書人背景，令他更樂意撰寫文章向差會介紹中國社會狀況，他的書信除了報告工作進展，不時描繪在中國所見所聞，例如當地教育制度、中式建築特色、婦女纏足習慣、以至西教士爭辯如何稱謂基督教的至高神等。韋牧筆下也提及當時很活躍的「拜上帝教」（後來的太平軍），包括他們不再遵守滿清剃髮留辮的規例、把彗星命名為「太平之星」、又曾到巴色會禮拜堂崇拜。韋牧在 1862 年曾與巴陵會宣教士韓士伯聯袂前往福建長樂考察，他把旅程經過的鄉鎮和地理環境詳細記錄下來，並交代巴色會華人傳道張復興的背景與他建立長樂教會的過程，為後來的人文地理和宣教歷史學者留下甚多寶貴材料。<sup>4</sup>

在中國艱辛工作和生活十三年後，韋永福的健康狀況愈來愈差，經常受熱病煎熬，因此便申請回國休息，在 1865 年 3 月陪同黎牧新寡妹妹（葉納清遺孀）一家和學生江發年返回巴塞爾，在德國 Berg 和 Antogast 休養，一心待健康好轉就重返中國。1867 年，李朗教會曾寫信給巴色差會指出：「韋牧師之病非己招來，實因訓余等積成，況伊教學有方，訓會內及會外人有智，唐話唐

書精通，俗情人心熟悉，甚至水土慣飲，聖會兄弟皆望其病早好愈來，其來誠有益與聖會。」可惜，上帝對韋牧有別的旨意，韋牧在 1867 年 Tübingen 的旅途上感染嚴重風寒咳嗽，從此一直肺病纏身。他在 1869 年搬到 Davos 肺病療養所，在那裡待了四年，雖然是養病，韋牧在那裡仍沒有放下屬靈使命，被推選為療養所的牧者。不過，他的健康卻每況愈下。在 1873 年夏天，韋永福應朋友邀請去法國南部康城過冬，他捱過了旅程，抵達後身體卻越來越虛弱，在人生最後的三週，好學的韋牧仍在研讀希臘文新約聖經，又訂購了一本希伯來文聖經。但是，他的疾病已影響腦部，韋牧在病床意識不清，在臨終前的兩小時，他彷彿回到深愛的中國，喃喃地以中國話講道。韋牧在 1874 年 3 月 13 日離世，翌日下葬在康城附近，為他送行的只有一群說德語的渡假客人。

巴色曾在韋牧的安息禮上以羅馬書十四章 8 節總結這位忠心耿直的中國宣教士的一生：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為愛中國的韋永福牧師感恩！

<sup>4</sup> BMA A-01-04, 18, 韋永福就其前往福建長樂的旅程呈交差會的 32 頁報告。BMA01-04, 19, 韋永福就張復興建立長樂教會的歷史及其出任鄉村父老的報告。